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集卷二十二至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于復慙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集卷二十二

宋 汪藻 撰

啟

上常州錢舍人啟

擁篲踵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之間每夢寐一壘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蹭蹬年華生而蠢愚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為天下之窮民

耕獵遺編箕裘素業振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  
宸偶末塵于一第持老攜幼囊後跋前分將沒齒于窮  
閭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  
障無曩時之警吳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  
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駟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  
歎折腰之為米書生薄命還成捩手而覆羹遽觸禍機  
自投憲網畫地為牢而刻木為吏念深文之奈何斲雕  
為樸而破觚為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疵

雖寂寞巖扉隔鴛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  
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  
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茲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  
慈假以輝光拯于溝壑迺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貲之恩  
恭惟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辟水膠庠之望石渠金  
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爲後學  
之宗藹是清芬揚于要路翱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  
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善朝夕論思而日月獻納

深輸帝宸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  
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內外制之迭居妙著演綸  
之譽吏腕幾脫而筆力愈健人睹爭先而紙價頓高敢  
謂守符尚淹政路民謠具在咸欲朱幡皂蓋之留帝眷  
方深終慶赤舄袞衣之拜有如何麼辱在提攜憐其滴  
淚到泉新罹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逢在酉之年  
慰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  
留于門庶從今日感悚欲叙鄙語莫宣

上沈宰啟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晤之可期誰  
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夤緣有自欣躍無涯  
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  
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于仕路已馳  
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尚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  
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恨平  
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為貧姑飽于糟醕

代匱偶先于糠粃深慙倚玉所冀包荒藏垢匿瑕庶自  
今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政以告新

永州上宰相陳情啟

遐徼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久生成贅終疾痛以呼天夙  
蒙知己之恩敢布休骸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齒周  
行永祐龍飛早賜臚傳之第建炎嶽狩首為扈從之臣  
蒙親擢于稠人幾徧誇于清貫專司宸綽遂直禁林西  
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



英躔擿埴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上威命趨行望  
丘墓以長辭挈囊衣而邁邁三湖五嶺問程知在于天  
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策四肢之憊始更兩  
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禦魑魅劒拄頤而冒寵一旦累然  
箭貫耳以懼威五年居此湘水有飛鴉之集舍衡陽無  
過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絕加以甫里  
百弓之別墅歲與江通善和千卷之賜書日為魚蠹幸  
洪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寘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

續以奉祠而紓饑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裁生徒將  
數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塋之不返欲持  
孤骨以安歸故雖洊易于炎涼曾不暫忘于朝夕歷歷  
數還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既成萬  
世之王功俯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牆之舊物憐  
五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為歸老之計附  
之密啟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錮人  
聖世宜大君子之興哀學稼老農或小丈夫之得請冒

翰微懇仰叩深仁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啟

薄采魯侯之芹藻行遂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  
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鍾和山川  
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潛心聖人學不厭而  
誨不倦雅志忍違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方諸儒並  
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  
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遠業尚憶異時之半

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為貧始戀于稻梁代匱偶先于糠  
粃念素飧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青衿望公戶外之屢  
將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說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  
待

代宜興宰通交代啟

湖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  
茲闔境共竚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逢源六籍凜端亮不  
回之操潔深醇甚盛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衮衮大廷之

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以參鴛鴦  
之行庶幾遇合而暢夔龍之業敢云鵬翼尚屈鷺洲山  
色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  
遲尚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辨正恐金馬玉堂之  
趨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戀稻梁偶先糠粃碌  
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戌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  
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胸臆所藏晤  
言可盡顧肇更于歲籥宜茂擁于春祺尚謹節宣即新

渙渥

代沈宰上交代啟

望三舍之門牆未快登龍之便綰一同之章綬遂叨附  
驥之榮顧幸會之居多罄忻愉而莫盡恭惟某官搢紳  
領袖宗廟盤彝注壑飛流詞源莫禦批郤導窾游刃有  
餘未親龍袞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北騎入犯  
淮壩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定安集之力已  
上三年之最佇聽一札之褒嗣膺持橐之除永贊垂裳

之治某棲遲末路樸樸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祇愧瓦礫  
之後深惟愚陋獲繼賢大夫之風尚幾仁私或告新令  
尹之政

徐太宰宅求婚啟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偏叙  
于宗親輒忘憑藉之微仰恃游從之舊某第幾姪某從  
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胄高華  
姆儀嫺習幸聞名于下執許徵福于先公門地非侔雖

培塿本無于松柏宗祊有慶庶澗溪共采于蘋蘩有少  
定儀具如別錄

回館職啟

伏審光奉詔除進登冊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  
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出于  
此塗自書厄于六朝忽時更于再閏簡編掃地鉛槧無  
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  
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羣書之譽攷聖人



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  
奏篇上達褒綽中頒擢處羣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  
遑馳問首辱滕牋悚荷兼深敷陳罔既

回婁解元啟

曳拖初來于樂土未厭浮家擊鮮數溷于釣徒方虞逐  
客忽迂都騎仍枉華牋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得此  
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擢英  
于聖域巍然鄭公之器大賢後而秀骨清審矣孟子之

言胷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為日用以博聞彊識  
先旦評金壁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屨者淹該奚止于地  
形見素冠兮愛慕迴隆于天性略其衆毀賁此窮途雖  
風誼疊疊而起予恐姍笑駸駸而及子惟古人之論文  
也貴乎適用非專為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  
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儻因遐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  
賢之言形迹畧世俗之禮傾困倒廩雖慙平昔之淺聞  
夏玉鏘金敢聆吾子之妙句慰桑榆之景暮陪松柏于

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悵促膝之未期

回霍解元啟

高蓋踵門長牋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斁佩服為深秘校先輩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謫不琢見玉之良會有亨逢晚成斯器之大思覃黃卷業授青衿雖簞瓢之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

云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者顧方喘喘無乃稠載而  
往垂橐而歸乎意渥難酌詞繁徒贅尚款承于顏色乃  
少布于腹心

回章解元啓

攜孥卜室流浪少休抱疴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  
我佩高誼之如公祕校先輩行藹旦評詞高秋賦風搏  
萬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垂  
于素望顧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元而觀未見之書益

黜浮崇雅而為有用之學謙謙下問無慙文子之為文  
挺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客路嘗造賓墀倒指  
遽七閏餘逮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凜遺範之  
具存過子弟猶將禮焉絜長牋之誤辱良勤把玩未款  
披承果不厭于衡茅尚時迂于軒騎

答黃解元啟

其父醫  
有聲

丈枕呻吟辱康子萬金之藥盈編璀璨對阿戎尺素之  
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學知

根抵詞達淵源萬卷讀書下筆欲窺于子美乙科射策  
明經無過于稚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往行前言之識  
為其服有其道素聞舉國之多儒誦其詩讀其書不止  
一鄉之善士方韜藏于賢業會亨發于聖時綵服餘閒  
青春未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  
穎川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慰士論之素期俯念飄蓬  
曾未傾蓋墜瓊琚之嘉貺採箕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  
藏數襲樂鷄以鍾而載鷁以馬滋眩視以瞿然求道于

盲而借聽于聾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慙  
畫虎之不成悟鼠腊之非珍敢云銜鬻棄雞肋而何惜  
久已散亡儻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困倒廩而進尚  
須會面相與論心

答梁丹林啟

伏審顯膺詔旨榮領仙都暫違日月之光歸憩烟霞之  
境琅函在手羽衆傾心竊以知觀鑒義丹林寓跡區中  
凝神物表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

山之祕出應清朝之選爰超紫府之資厭直凝嚴思游  
汗漫帝念叢霄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歎遼海  
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遽蒙  
枉問孰謂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  
勝冀精加于保鍊即歸侍于清閒

回孫知縣啟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嚮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顧  
隻影之誰憐荷雙緘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



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閥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  
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尚屈近畿之邑惟芸閣螭坳猶  
多虛位顧卞蒼苔綠豈足留公藻兩鬢霜如百念灰矣  
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內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  
人之領畧泛家浮宅當容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悰猶須  
會面

代人回知縣啟

鳴琴而治聳聞載路之謠執贄而前坐引崇墉之望俯

憐么麼正藉旰食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  
君子之愷悌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  
法從銅章墨綬尚淹淮海之偏隅處身視前哲而無慚  
臨事為衆人所不敢誰為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  
傷祇念賜環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  
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絕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  
于前聞某檇櫟凡材箕裘末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  
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宇聞風自

幸欲呼孫寶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  
深欣躍罔罄敷陳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啟

竊以服膺有日識面無繇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  
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  
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  
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  
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為斯文一代之統

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  
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粲徂歲無幾端居有休願  
遵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啟

自收朝蹟久濶英游如魯靈光巋然今誰存者聞暴公  
子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  
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  
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聞中詔之頒寧埃外庸

之訖退惟屏迹方託提封懷長者之憂雖乖於曩志弔  
逐臣之邑幸遇于賢侯大旆遙驅先聲藹布願精加于  
調護用深副于傾馳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啟

里閭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洎  
來作于湘纍遂莫陪于鄭駟孰云馮子之埽軌適遇文  
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嗣韋平  
之世業大振厥華決晁董之賢科屢為之最碑版流傳

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領使華之  
遠相如入蜀宣詔旨于蠻夷夢得還朝寄詩情于草木  
未荷從臣之橐姑乘刺史之轡寧容坐席之溫即有追  
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生異賈生敢臨流而弔屈  
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遽蒙頒教望旌麾  
而倍感窮筆舌以奚殫

回永州秋試舉人啟

伏審遠借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藝之公鄉舉有得

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錢中氣已吞于  
餘子三條燭下名佇冠于羣英猥記衰殘嘗叅耆舊既  
俯臨于蓬華仍請贄于瓊瑰悚感兼深敷宣罔既

浮溪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集卷二十三

宋 汪藻 撰

啟

謝汪澥司成薦舉啟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袞陽秋之  
字雖異姓古人之為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  
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

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  
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廁崔  
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狄沂江而上傷不見于  
他楊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  
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爪隄已興于嗣歲豫章方  
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晏及君公之貴而  
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斯  
至矣職豈當然如藻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沉

于州縣未嘗釣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虬蟬蟻子之援  
窮年書吏有螻蛄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歎儒冠  
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闌收為子姓力推寒  
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  
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為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  
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高明璞玉渾金終莫名于  
器用出入興賢之省始終當宁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  
為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偕之聲光因知祐

甫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憂謫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此  
銘心益堅素節酌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閱閱之光

謝胡司業薦舉啟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瀾翻薦口猶存上介之恩始  
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  
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  
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  
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

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輓以或推頗復乍賢而乍佞刺章  
交上誰為顏跖之是非回首兩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  
以公車之所薦闕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  
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藻者生江湖卑  
薄之鄉無閥閱蟬聯之緒名薦書而齒下士姑以為貧  
裹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糞緣  
簿領之卑出入門牆之下顧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  
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駟駿行而蚊蚋莫附精

金去而瓦礫獨留翩翩徒隻影之隨種種悵二毛之及  
方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  
官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為己任  
能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  
敢不絕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  
憂死而後已

謝館職啟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為郎席寵則優語

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  
宗闢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為四部而  
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於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  
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  
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  
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寢更五厄之餘悠悠  
真贗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  
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

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為榮或恨  
資高而不得如藻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戇愚與世  
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赦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  
免以稀遷比銜恤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闕至此不  
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尚以闔門之百指託于謀  
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  
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懾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  
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躔劉郎何止于重來



應氏遂榮于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勲塞  
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  
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為意故隆孤進  
不壅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  
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為  
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啟

隨牒南州坐移再閤繙書東觀還並羣英顧漂泊之地

寒知生成之恩厚攷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  
提封作九州箴揜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  
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數貢故前日侍  
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冊府之廷大集儒  
生之類陳發中祕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  
人民之數剗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  
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土以周知非學至揚  
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

躋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藻者結  
約無奇嶸嶸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  
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  
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茲蓋  
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  
幄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為知己居老氏道  
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於斯為盛  
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叅能事敢不

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抹東隅之失雖  
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弦而亦下  
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酌豈厚德千鈞  
而不報

除授謝舍人啟

謚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尚  
許追叅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  
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

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  
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歎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  
榮凡此黃綠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  
彥紬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  
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于身後孰如訪  
濟南誦逸書于生前乃俾髦期亦承人乏無能為也豈  
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又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  
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  
伏念蠢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  
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  
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  
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  
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借  
重華袞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

所欲之奢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  
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  
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溉枯朽于流潤之餘出  
閤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沉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  
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為悚  
慙莫既占叙

帥到任謝執政啟

由散秩而啟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

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滿盈小器衰朽  
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  
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儀許末路追叅于人物中薦揚于  
清貫外徧歷于名藩顧饗榮已颯于二毛戒之在得願  
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  
閫寄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  
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  
以方閒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



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除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  
以地為雄于今為重宜英豪之是任豈繇薄之能勝大  
懼疾顛仰煩嚴譴敢不銘藏埏埴鞭策罷癯國家之號  
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啟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  
材非稱竇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  
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

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延安之故事  
雅推高義益受上知暫紿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  
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  
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  
之化盡草侵蠹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左丞啟

祗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趨引郡章獲繼鉅德元

勲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輩于時流學僅  
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塗方幅幘徧庠序之時五  
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縣絕之官雖事  
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  
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  
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  
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  
在前既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

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  
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竚渙號以揚庭獨  
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  
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于  
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  
而小已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奉祠謝宰相啟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鎔邈祠宇之邃幽初勤香火叨

餽廩於啼饑之日齒簪纓于訟過之餘喜不自勝慙無  
以喻伏念藻寢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  
日之所遭咸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并容每跋前  
疐後之自憐荷右挈左提之曲盡頃棲異縣擢預佐州  
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讒之四起繼抨彈  
之上聞叢爾一身寧甘百謫亡中流之維楫墜矣何言  
索大寒之衣裘悔馬已晚回陽春之浩蕩藉白日之輝  
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顧此生自分已矣四稔于此一飯

不忘無路酌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  
充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奉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  
顧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饑寒所  
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尚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  
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  
寰勲隆帝室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  
一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  
寧何為垂拱視天民之阜寰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

有如至愚曾不遐棄春糧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  
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  
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回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  
洟敢不戒多事而多言誓寡尤而寡悔黃卷青箱以理  
平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觀蘧伯玉四十  
九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  
劍寧負初期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啟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  
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媿甚伏念一從  
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  
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遵塗  
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  
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為臻此惟蟠木離奇之  
成器由大鈞塊北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真儒中  
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



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  
于民社尋童子釣游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  
已寬夢寐幸土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  
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冢還家終冀  
揮金之樂

解鎮江任謝執政啟

抱虛求進常懼顛躋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  
替知愚戇之無他提斡斡溝壑之身出洶洶風波之地

感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藻涉世多難洊朝最久心拳  
拳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為乍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  
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  
畏尾屢懇還于印紱願歸老于丘園會孤根最爾以易  
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眉而牽徽經理固難全  
鹿走山林而繫庖廚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  
震風凌雨之帡幪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擠而遽去  
既曲全于恩數仍盡削于刑書眷私無異于在廷投拭

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豳  
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攷方鎮華夷凡  
受知半面之間有蒙德終身之後沉叨簪橐常侍茵屏  
雖云晚進之衰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  
孥免指頂于人間使揚眉于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  
父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尚全晚節

為人謝薛昂大資啟

小吏徒功曾靡萬分之補真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懍

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  
故古者當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  
德足以是非臧否而勢足以軒輊重輕輿論是以為公  
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馬歸譬若良材須  
國工而後用一言既立萬口可齊豈惟圖速化于當年  
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墮甑以知  
名韓愈在唐或狂士攫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  
去來何計于鴈鳬用舍輒同于虎鼠儻輕覈實懼玷知

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華髮  
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胄以冗見治平聲百  
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  
矢以前驅望袞衣而羅拜煒煌盛事蹉跎後塵初匪知  
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顧于小物以克勤垂光  
節屋之中竄迹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  
將異以為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  
以若推揚茲為特達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

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升堂之列仲山既明且哲  
晚全補衮之身雖云釋位以卧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  
乃權衡之下有茲銖黍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  
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顛沛敢  
忘于論報

賀李綱右丞啟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承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  
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以

其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  
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  
獻納之忠老成尚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  
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旣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  
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  
邃留家誓死鑱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  
洎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  
吞大敵彼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

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  
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勲夤絕前古既名高而衆媚乃  
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  
免胄以見國人洊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  
日實邦家希闊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  
為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  
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  
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巖廊多暇歲律方春



願精寢餽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何臬中書啟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  
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蓋  
諸公淵雲鍾岷嶺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漢廷之對四  
海無人處躬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鄙夫  
之當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已豕心為民蠹尾舉世莫  
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頽綱去莒僕之一而君子謂忠

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劇上難直道以居中雖求養疾以卧漳未肯忘君而出晝遇坎則止善刀而藏逮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佇亟賡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魯安得削國雖未定見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冊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所盪常跼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筆端之膚寸巖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餽之調用慰華夏之望

賀翟汝文參政啟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搢  
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  
議論文章動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胷中兒曹欣  
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邈迤帝知裴度寄天下之  
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允具瞻藻  
乂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頌  
詠徒深敷陳罔既

賀范同參政啟

伏審親頒睿藻登用儒英強鄰知帷幄之有人來世信  
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某官才過萬人  
學闕百聖絺章繪句恥為儒者之空言正笏垂紳能斷  
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徧儀臺閣之班國家倚定  
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  
石室援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  
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秉藻在鎔伊始賀厦無階已祇

役于遐陬徒馳神于崇仞炎敵尚熾調變方新冀加慎  
于節宣用上承于眷倚

賀吳敏樞密啟

伏審光膺冊命進陟樞庭謀若著龜投千載功名之會  
心如金石為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  
特起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  
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臻  
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

舉世咸推為舊德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  
既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絲  
傳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  
父子之間雖黃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  
龍之頷誰敢撓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  
奚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逡巡退  
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微管仲吾其  
左衽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餽之調用副華夏之

望

賀韓蕭曹樞密啟

伏審光膺詔冊進陟機廷既廟廊之得人知朝廷之能  
國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閥獨高  
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徧揚清近之班深  
結聖神之眷徊翔滋久僉屬實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  
興難稽經濟況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簡求藻早辱  
誤知欣聞休命屬拘攣于印紱阻趨造于門牆暑令清

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為宗社之休

賀三帥加樞密啟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場之憂當  
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惟新恭以某官  
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膂爪牙之寄積旂常鼎鼐之  
勲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  
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憑陵之寇安兩  
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蟻蝨幾生于甲冑一朝醲賞貂



蟬果出于兜鍪藻早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轡之拘綴  
阻黃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寢餐之節用  
承旒宸之休

賀鄧洵仁樞密啟

伏審誕敷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閒暇之時正樞筦攷  
諧之任華夏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萃六經身兼  
數器周邦吉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  
寄果復台躔之舊爰叅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

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藻久託洪鈞欣聞  
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邊姑偕  
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佇膺補袞之求

賀毛察院啟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  
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為盛治之世君子  
以得行已志為光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  
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

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  
而叅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  
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  
為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百輩上一時爭慕于風  
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為之歎息起自江湖之遠歸  
從鵷鷺之班廣廷纔望于清光即日立登于要路付柱  
後惠文之事觀胷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  
能救風俗之頹靡當今藜藿之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

張膽明目于數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  
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  
羣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  
晚晚臺網靖深願為清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啟

伏審令嗣親承聖問擢冠羣英朝廷欣貢舉之得人天  
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誦交馳恭惟某官勲塞  
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

興赫門閭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  
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  
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  
稚祝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  
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聞榜帖屬守麾符滄溟徒  
看于鵬搏大厦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  
有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

代人賀王知院啟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幄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幘幘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西之二府以幹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叅稽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韜惟君明而臣良乃吁咈都俞而無間惟才全而德鉅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樞密之寄允資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勲書彛鼎謀王體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著龜騰茂實而飛英聲凜後凋之

松柏猷謀之嘉則入告于內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為徧  
歷清華偏承眷獎運籌借箸鳴鸞鳳于朝陽直筆正繩  
屏豺狼于當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  
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是賴周公之位  
冢宰爰立可期某么麼微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  
昔受知時陪于衆人久堊室之纏哀莫瞻履烏望衮衣  
而企踵冀睹雲天庶藉提攜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  
之賀大廈良切此心鵲鷦之巢深林永棲巨庇

代賀帥臣啟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  
預庇庥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  
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  
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  
獨貫于搢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聞于蠻貊攷之朝  
野之論過乎簡策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  
堂室方天下以言為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逮朝廷多



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  
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氛翳聲同相應盡徠  
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趨召者數輩比聞  
入覲于行闕諸當晉踐于宰司尚攬郡章出分閫寄迹  
歸亟登于黃閣坐嘯寧久于朱轡某自憐州縣之奔馳  
久恨門闌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  
然匏繫坐踰于兩歲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  
陶惟嗣歲之方興諒行春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上

副于眷懷

為劉正夫丞相攀違蔡太師啟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屢遷投老纏  
疴悵朝廷之遠去念託釣陶之久嘗叅魁柄之餘遽此  
離羣潛然出涕得上先人之丘壟重歸故國之江山庶  
自適于樵蘇因稍寬于藥餌尚賴調元之力不忘藏疾  
之仁退卧北牕敢戀平生之松菊預遊東閣誓收後效  
于桑榆

為劉丞相攀違鄭居中相公啟

比蒙優詔遂獲誠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遽嗟違  
德益增蒲柳之衰尚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  
屬嬰藥餌阻遠門牆儻未泯于殘骸即再瞻于英衮

為劉丞相攀違何執中太傅啟

比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既老萃寵數于將歸念  
抱沈疴久違英衮頃欣得謝蓋師長者之風今悵叨榮  
復去散人之號尚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閒倘

佯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問舍敢久駐于江湖  
力可造朝即再瞻于杖履

浮溪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集卷二十四

宋 汪藻 撰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  
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  
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闥猥謂四

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  
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  
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  
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  
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  
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  
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  
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

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  
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  
世業儒為聞家翺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  
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  
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  
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  
州學教授留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  
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

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彛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



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  
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  
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  
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  
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  
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  
能平白公資淺且稚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  
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

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  
山沖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  
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  
受內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趨還舊班對便朝  
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  
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挐兵且半年  
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  
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

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  
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喻度而不暇疇咨或  
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  
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  
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強盛如此陛下  
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  
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  
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

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  
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  
宜一準祖宗故事過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  
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  
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  
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  
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  
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

宰相何臬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臬忽宣言  
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  
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  
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  
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  
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  
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  
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

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蘊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鵠鵠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

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間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

無數爭藏奔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  
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  
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  
人瑩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  
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  
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  
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  
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



程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  
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  
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  
而失淵衆憚殃而逭禍兮公蹢躅而直前左櫓槍而右  
竄竄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  
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  
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埽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

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  
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  
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  
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  
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為榮調臨江軍司理叅軍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  
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  
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

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灾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

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為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故取給于民公約為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下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為者手疏力請于朝

凡八十餘上織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  
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為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  
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為走  
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  
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  
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  
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寢驕不可制且  
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

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  
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啟姦倖  
為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宗寧行鹽鈔法  
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特空名  
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  
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  
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  
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

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  
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  
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  
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貸務  
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  
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  
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  
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



希恩者以為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  
必敷于民為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  
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  
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為多  
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  
公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  
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  
和氣乎朝廷為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

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為言公奏掇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為大利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為利國公奏訓辭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

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答天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即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減二敵使中國競百姓

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  
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  
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  
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  
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  
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樁鹽可盡給和買  
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  
進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

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紆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

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調其狀并  
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  
倖意徙兩浙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  
奉餘悉餉權倖為已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  
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  
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得丘民  
為天子顧不重哉搢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  
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

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  
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頗  
乏公以為縣官空匱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  
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  
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  
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  
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為之計  
稍有水旱即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

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  
得和買茶蠶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  
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  
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今糴本之外復須五百萬  
緡屬者趙霆宣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  
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即  
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  
輸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



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為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方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為先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

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  
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為造第也定策  
如韓琦不聞彫牆峻宇僭擬官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  
之奈何掠民膚髓為廨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撙節用  
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  
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  
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  
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

圉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

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  
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  
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  
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  
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  
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  
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  
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

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  
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  
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  
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勵為文頌歎之未幾  
復以已得之服為祖榮於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  
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  
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  
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

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  
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  
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栗  
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  
獎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  
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  
皆為實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覃思經  
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博宏

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  
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  
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  
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為恥得其曲折  
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為二邊之患  
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  
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  
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最爾政當徐以

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授羌將為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



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  
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  
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  
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  
不為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  
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  
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  
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

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  
回畏避甚于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  
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  
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  
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贐之退  
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簾而已聞人小  
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  
雖自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

千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  
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  
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  
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  
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  
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  
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  
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

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太學博士燾將仕郎輝煥朱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

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躡  
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  
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  
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  
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  
所及災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  
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  
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

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掾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捄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

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  
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  
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奉議公行狀

公諱穀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  
子跖以功顯魯孔子韙之中間譜系不傳至五季有自  
歛之黃墩徙婺源還珠者于公為九世祖子孫因家焉  
用高資為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

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皆不滿其德搢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莫為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捕鞠則為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偽曰凡獸食人不啖偏齧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即叩頭吐實一邑以為神移泰州泰興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為獨泰興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為能喜甚召與語



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興為法當是時汪  
泰興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為御史言也縣瀕江民  
依沙為田出租賦歲久沙潰民抱虛責閱數十吏無告  
害莫大此願益得為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復者無算訖  
今秦人誦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萬年君憂改建康  
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  
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為丞者  
熟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

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諉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  
觀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鞠者莫能  
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  
致正于理不為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  
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為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  
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  
挈令也曰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  
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

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為  
知言初令泰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  
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吏漢陽以縣省  
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叙而  
遽踵新令告滿二年其為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  
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為公慶  
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  
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為無人然動輒跋扈若陰

有柅之者乃益退縮不為表暴欲為地者皆推而不受  
一旦棄官老于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  
醞酒擊鮮劇談竟日為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  
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為  
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闊疎事驗  
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  
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教子弟占筮故  
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為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

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儷為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實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槃棐槃藻藻彙槃先公卒藻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

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  
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  
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怵公者曰吾寧貧忍為  
此耶官閤日僧居歲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  
萬計公曰是叅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  
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為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  
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緘尺為獻者公  
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

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屢以  
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賓南劔陳公偁一見  
公于稠人即嗟重論薦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  
者也錄其諱日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  
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為笑樂往往多不  
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  
謬俄側身而逝衆以為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  
葬于龍溪源冕木塢永嘉夫人祔焉從公卜也謹錄公

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

代張  
珙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  
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叅軍  
諮之女而奉議郎汪穀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  
間即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廢生子諮  
詠始業詩書為儒家詠舉進士至尚書屯田郎中諮以  
扈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壻參知政事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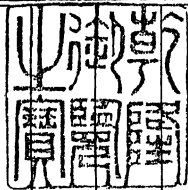
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為諸女擇配以非其士  
難之間奉議賢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  
而終是為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  
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  
人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  
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醑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  
踏馬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槃槃槩槩夫人鞠之盡力  
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恩之如實生已夫人既老槃

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槃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既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為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為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為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醪凡所以為甘旨之奉

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  
議君清修畏人知宦不遽而歸卧林壑間以夫人生輦  
轂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  
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已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  
汲汲于苟進繫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  
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祓坐誦雖事顛沛于  
前不輟以觀晡則置酒戲諸孫為笑樂日以為常雖春  
秋高彊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閭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

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京師藻所居之舍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槃槃棗景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晁木塢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

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玆子壻知之為詳故屬書  
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浮溪集卷二十四